



三朵



玫
瑰

张伟权
著

贵 州 民 族 出 版 社

三朵玫瑰

张伟权 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光明
封面设计 贵阳佳美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三朵玫瑰 / 张伟权著. —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3.5
ISBN 7-5412-1105-2

I. 三...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3746 号

三朵玫瑰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贵州创兴彩印厂印刷

850×1168mm 1/32 印张:11 字数:300 千字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 册 定价:25.00 元

ISBN 7-5412-1105-2/I·326

内容提要

华夏大学中国古典文学博士生瑜珍,放弃留校的机会,独自来到南方的一座新兴城市南头市打工。在南头市,瑜珍碰到了先来这里打工的初中时代同学莎莎。后来瑜珍通过莎莎,在南头市某旅馆与芦天燕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经过多方面的选择,瑜珍在南头市的南华珠宝公司打工。公司经理对瑜珍有分外之想,不仅当面表露心迹,而且动手动脚。瑜珍毅然辞去南华珠宝公司经理助理职务,不顾莎莎和芦天燕的劝阻,只身回故乡湘西。

在回湘西的列车上,瑜珍邂逅初中时代的班主任兼恋人史无金老师。在史老师的帮助下,瑜珍来到史老师任教的凌峰中学当了语文老师。史、瑜二人的爱情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后来,芦天燕和莎莎相继来到凌峰中学,芦天燕插班当了凌峰中学晚届高中毕业生。在芦天燕的邀请下,芦天燕的母亲聂晓娟来凌峰中学看望芦天燕。聂晓娟既是芦天燕的母亲,又是史无金大学时代的同学和恋人。史、聂二人在凌峰中学相见,倍觉尴尬。史无金这才明白原来芦天燕就是自己的女儿。

后来,因工作需要,瑜珍被调华夏大学工作。原计划瑜珍与史无金举行婚礼的事被搁置起来。这时,恰巧聂晓娟的丈夫芦医生勇斗歹徒而身亡。

芦天燕在不明白瑜珍和史无金关系的情况下,极力撮合史无金与聂晓娟结婚,最后如愿以偿,瑜珍和莎莎为史无金和聂晓娟的婚事作了自己应有的努力。

主要人物介绍

瑜珍，华夏大学博士生。打过工，教过中学，后来为华夏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是史无金的恋人，莎莎和芦天燕的好朋友。

莎莎，高中生，打过工，曾与外商准备办公司，后投入慈善事业。与瑜珍是初中时代同学。与芦天燕是在南头市打工相识的朋友。

芦天燕，高中生，打过工。后在凌峰中学补习后考入华夏大学。是史无金和聂晓娟的女儿。与瑜珍和莎莎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史无金，工农兵大学生，中学教师，在《楚辞》研究方面有成就。曾与聂晓娟恋爱，并有了芦天燕。最后与聂晓娟结婚。

华夏大学的博导江铁夫教授乘一辆黑色奥迪匆匆赶到江口机场。当他从机场工作人员口中得知开往南头市的第906次航班已在5分钟之前起飞时，他十分怅惘地向天空望了几眼，连连摇头并说：“晚了。”一头又钻进奥迪车，奥迪车像发了疯似的冲出了机场。

波音707飞机像一只雄鹰在空中翱翔。靠机舱右边的第7排临窗的座位上，坐着一位青年女子，她的情绪很亢奋。因为她将乘机飞往一个理想的去处。

由于是单独旅行，不好与邻位的旅客攀谈，她只好独自寻思，很快把自己的思绪拉到昨晚学校的热烈场面……

华夏大学研究生院娱乐厅灯火辉煌，高级音响设备播放出令人陶醉的音乐。新一届毕业的博士研究生们在这里制造最后一次在校的集体狂欢生活。他们把读书时所积蓄的各种艺术才华都搬在这里大肆宣泄。

他们翩翩起舞，他们放声高歌，他们谈笑风生……似乎现在他们才懂得什么叫生活。

关汉卿戏剧文学研究生唐金标很潇洒地走到刚放下话筒的瑜珍面前，用一种极其友善的口吻对瑜珍说：“我邀你喝杯咖啡行吗？”

“不吃白不吃，有人请客哪有不行的？”瑜珍回答得十分开朗。

二人来到离舞池不远的咖啡角，唐金标要了两分咖啡和两分奶油糖。

唐金标边喝咖啡边问瑜珍：

“瑜珍，你理解不理解有人所说的研究生毕业是人生丰收的黄金季节这一含义？”

瑜珍对唐金标这一泛泛而不着边际的提问根本没有把握回答

得清楚，于是简单地从口里掉出了三颗字：

“不知道。”

“嗨，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出来，亏你还是博士研究生呢？”唐金标略带讽刺地说。

瑜珍对唐金标的话有些不满，反驳道：

“你提的问题太抽象，叫人怎么回答呢？我提个问题请你回答：北京都有些什么？”

唐金标真想不到瑜珍会提出这样针锋相对的问题，他先是对瑜珍的提问作否定，然后把自己的提问向瑜珍作了诠释：

“你这个问题才是真正的抽象。北京那么大，有的东西太多了，叫人怎么回答？我向你提的问题范围狭小并不抽象。告诉你，研究生毕业是人生的知识、名誉、爱情等丰收的黄金季节。”

“这我以前没有听说过。”瑜珍淡淡地说。

“现在你已经听说了。”唐金标又进一步说，“瑜珍，我俩在这黄金季节中都有一定的缺陷。”

“有什么缺陷？”瑜珍不屑一顾地说。

唐金标带着与研究生的身份很不相符的嘻皮笑脸说：

“在爱情上你我都还是一只孤雁。”

瑜珍不假思索地追问了一句：

“你能把你的想法讲得直截了当一点不行吗？”

唐金标倒被瑜珍的话弄得不知所措，他急忙从口中吐出：

“我愿我俩结为秦晋之好。”

瑜珍轻轻地笑了笑，慢慢地抿了一口咖啡，然后漫不经心地说：

“像我这样的女子与你结合，配吗？”

唐金标听了瑜珍的话，觉得自己逮着了一只奔跑的小鹿，便十分兴奋地说：

“很配，很配。只要你愿意，我愿肝脑……”

瑜珍见唐金标失态的样子，心里暗暗好笑。她觉得男人是一种怪物，有时铮铮铁骨，叱咤风云，把整个世界都搅得天翻地覆；有时又软弱兮兮，比绵羊还要驯服。她接过唐金标的话说：

“何必肝脑涂地，你们男人就是爱信誓旦旦，讲一些不值钱的话。”

唐金标没有认真地领会瑜珍话中的含义，只是进一步为自己辩解说：

“瑜珍，你是知道的，我可不是你所说的那种人，我对你完全是真心，说实在话，我爱你已经很久了。”

瑜珍很不想伤一个男人的心，她把自己将要爆发的烈性语言咽了回去，用安抚的口气说：

“金标，我知道你是一位标准的男子汉，像我这样的女性能与你结合，那将是莫大的幸福，可是在我的命运中注定没有你这样的男人。坦白地说，我有了多年的心爱者。他是与我同村的一位男青年，我俩一同读过小学、初中。初中毕业后他参了军，而我却上了高中、大学，读了硕士、博士。在我读高中时他复员了，老实巴交地在村当农民。我上大学和读研究生的所有费用都是他供给的。现在我已成了博士生，怎么能背叛他呢？”

瑜珍的这一席话十分灵验，唐金标马上知趣地说：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那就请你原谅我的冒失。”

瑜珍觉得自己的这一招把自己推上了胜利者的位置，她便愉快地回答：

“同学之间何必这样讲呢？只要相互理解就行，现在有句时髦的话叫做‘理解万岁’。”

唐金标听了瑜珍的话，也觉是一种满足，他使用商量的口气问瑜珍：

“以后我们之间作为朋友行不行？”

“怎么不行呢？我最喜欢同学加朋友，相互交流思想。”

这时正在舞池跳舞的几位同学对瑜珍和唐金标的单独行动表示了强烈不满，并发出了通牒：

“瑜珍、唐金标，你俩不能老泡在咖啡里，也要跳舞哇。”

瑜珍和唐金标听到同学的呼唤后，马上像弹丸一样从各自的座位上弹了起来，很快被卷入舞池的狂浪之中。

文娱联欢结束后，瑜珍在寝室的铺位上躺着，翻看《社会科学学报》。她对这分学术刊物很有感情，她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在这家刊物上发表的，以后还在这家刊物上发表过几篇文章。

“瑜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同室的一位女同学兴高采烈地从外面闯了进来。

“什么呀？都博士了还那么冒冒失失的。”

瑜珍对这位同学的冒失有所异议。

“不是我冒失，而是给你报告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是不是有人提拔我当国家主席。”

“不是，国家主席是没有人提拔你去当，但是我刚才从学校人事处听说你留校啦！”

“啊！这可是一块肥缺呀！”

瑜珍故作惊讶地说，其实一个星期以前有人就向她透露了这一信息。

“是呀，是呀！这是一块了不起的肥缺，你要知道的是当今社会就业是有多难啊。别看我们是博士生，可竞争十分激烈。你真是有福气啊。”这位同学有一种说不出的羡慕。

“这可能像黄新坡同学所说的，是我家的哪座祖坟埋得好。据他说他是根据《周易》的原理预测的，想不到就连大学这神圣的文化殿堂里也有人把《周易》预测学奉为至宝。依我看黄新坡的话可能有一定的道理。”

“对！”这位同学作了肯定。

“也可能是我家的哪座祖坟埋错了。”

“此话从何说起，我真不懂你的意思。”

“我请你看一样东西，你就明白了。”

瑜珍说着从衣袋里取出一样东西递给这位同学。

这位同学接过来一看，睁着眼睛说：

“瑜珍，这是明天下午两点半去南头市的飞机票嘛。”

“是呀。”

“是谁的机票？”

“我的。”

“你去那里干什么？”

“打工。”

“你别开国际玩笑，这不是闹着玩的。”

“这是我通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绝对不是儿戏。”

“瑜珍呀！一个人如果凭自己旋风般的激情去玩弄生活，那将会给自己的一生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问题没有你所说的那么严重吧？”

“现实生活可能比我说的还严重得多。一个人的前途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就要机遇，我们读书人的机遇就是分配。人们常说‘分配定终身’，这句话不是哪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很多人实践经验的总结。你怎么硬要与自己的这一良好机遇过不去，偏要从米桶里跳到糠桶里呢？”

“这是我个人的选择！”

“我怕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我自己决定了的就不后悔！”

“神经病，神经病。”

这位同学真为瑜珍无限惋惜。

.....

瑜珍把自己的思绪又推到了飞机上的现实。其实她自己的这次贸然行动，心中还是没有谱儿。到南头市做什么？实在毫无把

握。面对自己的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飘是尽情的飘，目标却一点也没有。

下午三点半的时候，机上的播音员开始用汉语和英语轮换播音：

“女士们、先生们，在大家的密切配合下，马上就要结束这段航行。再过两分钟，飞机就要降落在南头市的蓉园国际机场。请女士们、先生们作好下机前的一切准备……”

播音员还长篇大论地讲了有关事项，瑜珍却无心去听。她只考虑下机后的归宿。

飞机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安全着陆。瑜珍跟随其他旅客走出了机舱，走下了舷梯，继而随着人流来到机场出口处。

机场出口处很多事先等在那里的旅馆、宾馆、招待所的服务员，各自拿着写有自己单位的牌子高举着向旅客展示。有的服务员动手拉客。瑜珍被一家叫双南旅馆的小姐拉住了。她想：反正到哪里都是住宿，既然别人拉了你，何就不去那里住？

近几年南头市的建设步伐很快，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宽阔的街道纵横交错，各式各样的旅馆如雨后春笋，少说不下两千家。如果哪家旅馆能在一个航班上拉到一位旅客，那就算很幸运，毕竟僧多粥少。

拉客的服务小姐把瑜珍带到一辆桑塔纳面前，很热情地把瑜珍让上了车，待瑜珍坐稳后，她也就紧挨瑜珍坐下。

桑塔纳马上启动，没多久就把机场抛得老远，并很快地驶进了市区的一条繁华街道。瑜珍从车窗里看到街上的街心花园十分整洁漂亮，一些不知名的花朵争妍怒放，街道两边整齐笔直的棕榈树像仪仗队傲然挺立，街上的车子川流不息。这一切都表明南头市这座现代化的亚热带城市迸发出勃勃生机。

“小姐，你是从哪儿来的？”那位拉客服务小姐问瑜珍。

“华夏大学。”

“你准备在南头市干什么?”

“玩。”

拉客服务小姐见瑜珍的答话有些不太真诚,也就不想再与之交谈,怕无意之中对她有些刺激。

“听你口音好像不是南头市人?”瑜珍反倒问起了对方。

“是的,我是湖南人。”

“湖南什么地方?”

“湘西。”

瑜珍一听对方自报籍贯是湘西,她便认真地打量了一下对方,打量结果使瑜珍大为惊异。

“噫,我说小姐,你是不是姓向?”瑜珍如是问。

“是呀,你呢?”

“我姓瑜。”

“是不是《百家姓》上没有的那个瑜?”

“是。”

“啊,那你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就是向萍之吧?”

“是。不过我现在改了名,叫莎莎。背叛了祖宗,没有姓。莎莎的莎上面一个草头,下面一个沙漠的沙,意思是妄想把沙漠变为绿洲。”说话间,她已经认出了瑜珍,禁不住惊呼:“哇,你是瑜珍吧!”

“是呀,我就是瑜珍。刚才你在机场拉我时,我觉得有点面熟,但又不敢喊你。你现在比我们一起读书时候白了、胖了、美得多了。想不到我们能在这里见面,太意外了。”

瑜珍碰到了自己中学时代的同学,顿使她眉飞色舞。

“我当时也觉得你有些面熟,但看到你风度不凡,我又不相信是你。我想大千世界相像的人多,怕弄错了给自己难堪。”

莎莎的高兴溢于言表。

“你是几时来南头市的？”

“94年，就是全国掀起民工大潮的那时候。”

“你可算是南头通了。”瑜珍说，她又问莎莎，“你的男朋友呢？更确切地说你的爱人在哪里？”

两位旧时同学的女性在一起，首先要了解对方的婚姻和家庭，这几乎成了女人的常规。瑜珍固然也没有超越这一常规。

“我还是单身一人。对了四个像，都流产了。”

莎莎的回答没有半点含糊。

“你今年大概有28岁了吧？”

“对。你比我大8个月，应该迈进了29岁的大门。”

“完全正确。”

“你的婚姻可能很辉煌吧？不像我这样一塌糊涂。”

“辉煌个屁。我比你更糟糕。你还对了四个像，我却一个都对不上，我总觉得爱情之神对我太不宽恕了。”

“如果你说的完全是实话，那么我俩在爱情问题上都是不幸者。和我们一起同龄的女性，很多孩子的孩子都可以打酱油了。”

“命运要捉弄人，有什么办法。”

莎莎转过话题问瑜珍：“你这次来南头市，是旅游还是出公差？”

“二者都不是。”

“此话作何解？”

“我是到南头市来打工的。”

莎莎扭过头来认真地把瑜珍打量了一番，她的眼光就像一颗铆钉，好像要把瑜珍的整个身子都铆下来似的。

“怎么？你是不是在检验我合格不合格？”瑜珍对莎莎的打量作了反应。

“不是，我是说在南头市打工也不容易，像你这样文质彬彬的女性是不配打工的。”

“怎么？你看不起我？我先拜你为师，你能在南头市立足，我一定能在南头市立足。”

“我的老同学喂，我在南头市也并非完全春风得意啊。只不过是有一个立锥之处而已。”

“照你这么一说，我非得向后转不可？”

“当然，也不能把话说死。各有各的运气，各有各的搞头。如果你运气好，搞头好，找个赚钱多的工作也容易。要是有一定的特长就更好了。”

“我给别人当保姆总算可以吧？”

“当保姆！你疯啦！很多内地的大中专生当保姆，让别人当奴隶驱使，有的还遭到男东家的奸污，值吗？”

瑜珍被莎莎这么一说，感到有些不是滋味。她求助莎莎说：

“莎莎，我该怎么办呢？”

“也不必那么性急，既然来了就边走边看吧。”

桑塔纳最后转了一个弯，在一栋六层楼前面停了下来，“双南旅馆”四个闪光的大铜字清楚地映入瑜珍眼帘。

莎莎先下车，然后瑜珍也跟着出了车门。

到了旅馆，莎莎先把瑜珍安顿在自己住处，然后莎莎到服务台为瑜珍办理住宿手续。

不一会儿，莎莎把一切手续都办齐，她领瑜珍到第三楼的一处两人间。这房里有两张床，整个布局合理，装饰也很豪华，还有卫生间。卫生间里淋浴盥洗设施一应俱全，瑜珍很觉满意。

莎莎对瑜珍说：“瑜珍，这里虽然有两张床，我叫服务台小姐不再往这里安排人，你一人清静些。”

晚饭后，莎莎问瑜珍进不进卡拉 OK 厅，瑜珍说：

“暂时对那些东西没有兴趣。”

既然瑜珍对进卡拉 OK 厅不感兴趣，晚上莎莎就和瑜珍到瑜珍住的房间内闲谈。两位久别重逢的老同学天南海北地谈了大半

夜，然后各自入睡了。

第二天，莎莎到南头市海轮码头接客。瑜珍想一个人到南头市走一走玩一玩，莎莎好心劝告说：

“你一个人初来乍到，一不方便，二不安全。这南头市什么样的人都有。前不久，一位外地妹子在江洋大厦被一伙流氓拐骗，她被轮奸了不说，最后还丢了命，那些流氓杀死她后把她的尸体赤条条地抛在翠湖公园的灌木丛中。公安局破案逮到了两个歹徒，还有几个正在追捕。后天是我的轮休日，我带你去玩，顺便也给你联系工作。反正你刚到这里，也应休息两天。”

瑜珍觉得莎莎的话很合情合理，也就依了莎莎，独自留在房间里想心事。

莎莎照旧到车站、码头、机场轮流接客，同时也打听瑜珍的谋职之事。瑜珍就在双南旅馆休息。开头她感到孤独和寂寞，后来想到自己放弃在繁华的都市最好学府中的一分优裕工作而不顾，偏偏摸到这个一片陌生的中等城市享受这一孤独和寂寞。这完全是自己的选择，绝对不能怨天尤人。大概这就是人生吧。想去想来还是要振作精神，努力奋起。决心要在新的生活中扬起志气的风帆，达到光辉的彼岸。她又想：大凡古今中外的有识之士，大都有其坎坷的经历。杰出人物都遭受过不同的风险。正如悬崖上的树木，之所以能受到艺术家和摄影师的青睐，是因为它们的环境是悬崖峭壁，危险丛生。

第二天下午六点时，莎莎接了两个旅客回到旅馆。她把客人交给服务台后，马上来到瑜珍的住房。

瑜珍正在卫生间盥洗。

“瑜珍。”莎莎还未进房就从外面喊了起来。

可能是自来水响声的干扰，瑜珍没有回应。莎莎以为瑜珍不在房间，或者是在房间睡着了。她主动推门进房，恰巧看见瑜珍从卫生间出来。

“我还以为你不在房里。”莎莎说。

“我暂时是不会飞的，可要当几天张学良。”

瑜珍风趣地回答，使莎莎忍不住笑了。

她俩各自在茶几两边的圈椅上坐了下来。瑜珍还给莎莎倒了一杯开水。

“今天的生意怎么样？”瑜珍问莎莎。

“很好，很好，我今天共接了六个客，真是六畜兴旺。”

瑜珍对莎莎乱用词语进行了指责：

“不对，你怎么能把客人与六畜并提呢？”

莎莎死得快，活得快，她说：

“这说明我的语言水平太差。以前我读书上语文课时，只知道偷偷地写恋爱信。结果恋爱未成，语文水平到了令人笑掉狗牙的地步。”

瑜珍明知莎莎的那句“笑掉狗牙”又犯了语法逻辑错误，但不再紧追，以免引出多余的话题。

莎莎轻轻地喝了一口开水，然后把白天获得的谋职信息告诉给瑜珍。

“今天有三个谋职信息，我估计你的条件不够具备。”

“不具备可以创造嘛。”

瑜珍的回答很有信心。

“有的可以创造，有的就难以创造。比如说要大专以上文凭只要花几个钱就可以奏效，完全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如果要实际水平那可能就有些麻烦。”

瑜珍认为莎莎说的也是实在话。

“莎莎，你先别管那些，请你把你所获得的有关信息向我播送一遍。”

莎莎伸出右手的一个指头说：

“第一个信息是南头师范学院要聘两位中文教师。条件是具

有硕士学位,年龄在45岁以下。你在年龄上没有什么问题,就学历和学位上就很困难了。”

“我不想教书。哪怕是学历和学位合格我也是不会当教师的。”

“我的大小姐,你别叫化子嫌米糙。教书,特别是教大学,那是知识分子干的事。一般人还望尘莫及呢。”莎莎停了一下又说,“到南头市教书工资可高啰,小学教师1个月有1 000多块,中学教师1个月有2 000块,大学教师最低2 000块。”

“哪怕是1个月10 000块,我都不爱。”

莎莎见瑜珍对这一信息无多大兴趣,也就顺水推舟地说:

“既然这样,第一个信息就算泡汤了。”

“第二个信息是什么?”

“第二个信息是一家外国办的什么特种旅馆,要招8名服务小姐。”

“条件呢?”

“条件是年龄要求18岁以上,23岁以下,文化程度最低高中,大专以上优先录取。可是你年龄大了一点,这个信息也只好泡汤。”

莎莎还未等瑜珍对第二个信息作出反应,马上讲第三个信息:

“第三个信息是华裕公司要招收3名公关小姐。只要身高一米六以上,当场面试容貌即可。我想这两个条件你都具备。我看你明天就去华裕公司试试。”

瑜珍听莎莎说完,思考了半晌,用决定的口气说:

“我明天去那家国外办的特种旅馆应试。”

莎莎真出乎意料,瑜珍会作出这样的选择,使她很惊讶。她反过来又劝瑜珍:

“瑜珍呀!你考虑过没有?那个特种旅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听说开办特种旅馆的那个国家的妓院十分发达。你可不能因冒